

嘉定屠城
紀略一卷

中日變者此云壬寅未以附錄
毀害傾辛丑三月十八日此其隨和奔三卦營
當迎焚齊夷于十二日節節以資天 皇太子
于 蘇兵橙機 東日幸高麗之師曾

嘉定屠城紀畧

明烈皇帝殉國之次年

乙酉五月初九日南都破弘光出亡

明禮部尙書錢謙益率先降附欲樹德東南以
自解于吳人士郡人周荃謙益客也有口辯密
受謙益旨謁清師豫王言吳下民風柔軟飛
檄可定無煩用兵王大悅卽日拜官使降人黃
家鼐佐荃單騎安撫吳中甫出都門郡邑長吏
望風解印綬士大夫皆草間求活所過輒降至

吳家燕南面自若荃獨微服出沒市廛郡人多爲之用數日後明監軍道楊文驄率兵五百人入郡城執家燕等戮于市發取庫銀滿載去莫知所之荃匿民間免聞行歸豫王王聞文驄襲殺家燕等始發兵入吳三吳既本實基于此云五月十三日嘉定縣聞維揚陷留都將不守

十五日不肖子衿羣集縣治索廩糧鄉試條編盤費及私贖卷資諸雜項分毫不遂攘臂大呼奸胥亂卒乘勢劫奪城中鼎沸舊令錢默本紘

袴子惜愕不知所爲盡發公帑置步上恣其所取潛出重賄朋嘉定總兵官吳志葵求遣卒衛送出境并疏倡旤數十人姓氏欲悉抵于法隸卒聞風悉遁去三十日錢令得聞出亡

六月初一日吳志葵遣兵執諸生十一人去褫衣就縛徒跣行烈日中窘辱備至緣中軍官力抹釋之初四日清大將兼刑部侍郎李延齡副將總兵官署督撫事土國寶率大兵入郡始聞改南直隸爲江南內閣爲內院十四日安

撫周荃單騎至邑邑中縉紳皆出避百姓無主
因結綵于路出城迎之競用黃紙書大清順民
四字揭于門旋緘邑篆并冊籍上于郡
清授新邑令吳郡張維熙至

時六月二十四日也是日亭午志葵以百人用
白布裹頭伏時侍御墓旁曠時入民家亂索酒
食聲言欲取張令人定後各刈蒲葦一束然其
端持之以行其光燭天城中大震乃厚集民夫
鳴鑼發砲東向大噪志葵兵亦羣噪應之維熙

恐倉卒亦遁士民狼狽出莽遺棄嬰兒失散婦
女者無算天明閭巷一空卒無他二十七日志
葵復發兵來城內外百姓謂志葵恢復之師懸
綵執香較迎周荃時十倍志葵用南都逃將蔣
若來爲前導若來本市井無賴以膂力遭逢權
貴得爲兵官不三載陞南京後軍都督聞維揚
不守棄其軍仍作微裝脫走至是從志葵入城
遽趨庫僅存銅銳數十急使人舁之行過徐家
行大掠寸縷無遺至雞豚菽麥亦席卷而去貧

嘉靖小曆身紀畧 三
民婦子哭聲震天志葵若來欣然有得色因重
載入海

明淮撫田仰等奉義陽王以舟師駐崇明沙

是時淮撫田仰監軍荆本徹總兵張士儀張鵬
翼與宦官李國輔等合兵共奉之志葵乃率妻
子從之旋舍去

閏六月初六日維熙復入縣

初八日 清將李成棟偏裨將梁得勝等以百
餘艘載步騎二千鎮守吳淞是夕泊東關外恣

百姓聚觀傳令索取婆子維熙以角妓應之成
棟大喜坐二妓於旁笑謂觀者曰今與爾爲一
家人勿畏我也黎明從陸路往吳淞不甚剽掠
惟初七日騎兵先至者過新涇鎮大肆淫雪婦
女不勝其黷斃者七人時大旱水涸兵船悉泊
東關外梁得勝以三百人守之城外居民與貿
易如平時黠者或撫其背相與嘲中如舊識維
熙議使人戽水運東關外得勝大喜已刻期至
吳淞行有日矣十二日城內外喧傳有雍髮之

嘉慶庚辰紀略 四
令人情始懼遂有變志是日志葵遣馬軍俞飛
熊賚牌至畧云初十日郡中民變殺北兵過半
餘皆躲入府庠已列柵圍之本鎮卽刻統大兵
入縣仰附近百姓于今晚俱用白布裹頭雜插
栢枝竹葉紅箸鵝毛爲號共勦東關兵事成有
重賞各路鄉兵久爲邑諸生支益國子生須明
徵等訛言扇動一聞有牌持兵蝟集謬傳志葵
自劉河東過外岡矣頃又云抵青岡墩矣未及
一瞬又云暫憩察院矣時卽在城居民亦以爲

志葵已入城矣門遂撤不閉以待遠近鄉兵
集者漸衆王家宅鄉兵最稱完整其首許龍于
客歲縛誅閭邑叛奴威名頓著至是首犯 清
兵與戰頗力時漏下數刻不辨誰爲志葵胆氣
甚壯競舉人擲得勝船成棟自下維揚金陵京
口毘陵諸處所獲精金美玉名劍寶刀無算悉
付一燼未及毀者盡爲鄉兵所擄舡中多載婦
女已悉被焚一少婦最姝麗呼曰我翰林公女
家在揚州被掠至此列公哀憐救我鄉兵云速

投水中水淺尚可活婦曰我是被鎖在船語未
竟烈焰燒其身矣得勝急據高岡使兵三五作
隊自上射下皆應弦而倒許龍亦中流矢死鄉
兵大潰始知志葵固未嘗至也天明計首級殺
清兵八十四人得勝率餘衆奔吳淞狼狽得達
初成棟至吳淞策馬周視四境駭曰此絕地也
張令誤我矣及聞得勝敗兵船悉盡終夜繞航
不敢復寢十五日精選營中得四十騎皆驍捷
善戰募吳淞居民朱宇及其子香爲前導往婁

東求救至羅店被圍奮死突出馳而西過三官
堂殺一僧有四騎失隊鄉兵從馬後掣其佩刀
刀落卽取而連斬之人馬俱斃二騎奔鄉兵追
及攢稍刺死惟一騎戰苦得脫前隊至時家墳
遇鄉兵復馳而東鄉兵急追漸近羅店鄉兵復
大出兩路急攻諸騎窘極隨朱香自間道過蔡
家橋繞出鎮後扶創而歸過月浦復爲鄉兵截
殺落荒而走望見吳淞城猶大呼救命救命至
丁家橋人馬氣息僅屬一綫成棟窘迫無計惟

嘉定縣志卷之六
縱兵大掠西至月浦羅店南至江灣楊家行北
至錢家樓施家巷居人里徙畧盡城中風聞不
一憂怖彌甚望志葵眼穿始悟見棄皆號哭棄
家而走是夕月蝕條忽食既時天無纖雲色暗
如漆占曰食盡無光主奸人誤國百姓死城邑
空其兆成矣

明都察院觀政進士黃淳耀及弟邑諸生淵耀入
城

時閏六月十七日淳耀及弟淵耀與前通政使

司左通政侯峒曾二子邑諸生元演元潔倡爲
守城計初淳耀避兵石岡有同科孝廉丹陽葛
麟與二力士至膠貌甚雄武絕不類文人叩淳
耀門大聲問曰年翁在否淳耀父家柱出迎荅
以在鄉隣攢眉良久曰我憂之甚年翁純儒朱
諸世故恐不免思一相見故迂道今不及矣家
柱乃固止之爲停留飲食及淳耀兄弟歸與之
同訪志葵于雲間其論當世事出謂淳耀曰志
葵庸奴耳其言夸誕欲使他人幹事彼坐享其

成必誤國事年翁何故信之天下事尙可爲然
君儒者非其倫幸勿鹵莽遂掉臂去不言所之
後追尋其語若明鏡著蔡云

成棟悉銳攻羅店屯兵馬橋

時十八日也與鄉兵隔水而語佯言成棟等奉
命守吳淞與羅店初無仇讐今假道歸婁東並
無侵擾幸寬其一面鄉兵支洪陸文等敢手罵
曰汝曹檻羊牢豕耳莫作痴想成棟怒率兵混
戰陰遣銳卒東渡練祁塘西渡荻涇繞出陣後

鄉兵大潰退屯來龍橋接戰良久大敗入鎮時
日未出居人方爲市間變急升屋步兵亦升東
西馳逐屋瓦亂飛騎兵四面殺人大呼唐秀才
何在百姓縛出者有賞唐秀才者景耀也初與
吳宏宇爲隣宏宇降成棟景耀面數其罪肆言
極罵且曰歸告李成棟汝是明朝人何投降速
反正可免大戮宏宇銜恨切骨悉以告成棟景
耀復大書一白牌立馬橋南諭成棟降至是爲
清兵所得磔於市

邑諸生唐培率鄉兵巷戰而死

唐培誓不反顧 清兵銳箭並發培被殺鎮已破時有諸生朱霞者尙張小蓋登屋鳴金冀集衆復戰 清兵四集身披數創墮河號呼竟日乃死成棟知鎮民支廉爲鄉兵首支家橋一帶房屋焚毀畧盡男婦被殺者一千六百四人是日城中百姓共殺須明徵毀其室明徵故尙寶卿須之彥之猶子也素無行爲鄉里所擯一聞南都破卽冠帶乘軒謁成棟稱畧嘉定營守備

事仍通志葵復稱監紀推官勢劫維熙取官銀數千招家丁六十名悉衣錦綺懸佩刀招搖街市間時率之至安亭鎮訪其奸豪與促膝密語每揚言遣人赴各鎮請鄉兵分守諸要害時城守頗嚴有夜半叩關者稱爲明徵請兵人特啟關納之問鄉兵何在漫應曰城主性慳不肯發糧已散去矣衆口詰問語極支離始大疑之十八日薄暮城中競傳明徵家窩藏奸細復私造都督牌印并冠帶盔甲數十副謀盡殺滿城百

姓迎成棟兵合城擾驚有頃西關外獲奸細嚴
刑鞫之供爲須黨一時大譁真假莫辨明徵倉
卒出亡至南關受縛步稍遲大挺擊之疾呼稱
寃莫爲置辨驅至察院前斬首刳腸斷四肢分
置各城門捕其家丁悉誅之家室糜碎十九日
淳耀等相與謀曰今事成騎虎無主必亂乃令
元演作書急促其父峒曾入城鄉兵亦到幟往
迎旣至集衆公議畫地而守東門峒曾爲主邑
諸生龔孫玆佐之西門淳耀爲主其弟邑諸生

淵耀佐之南門孝廉張錫眉爲主前秀水縣儒
學教諭龔用圓佐之北門國子生朱長祚爲主
鄉衮唐咨禹佐之處分已定各率衆上城巡邏
嘉人士爭縛袴執刀以從人情頗覺鼓舞東北
二門俱用大石疊斷街路惟西南二門稍安時
啟閉仍用庫木亂石橫塞道途以遏兵鋒二十
日立挨門出丁法分上中下三等上戶出丁若
千衣糧自備仍出銀若干備客兵糧餉并守城
頭目燈燭之費中戶出丁若干衣糧自備仍出

銀若干下戶止出一丁分堞而守每丁日給錢六十文衣糧燈燭悉自備城上分四隅自某地起至某地止分屬各圖每圖擇一人爲長日入後當事者親自巡歷以稽勤惰其大事專屬候峒淳耀處分是日二都鄉兵縛一投堞者至稱爲間堞鞠之寔志葵送書人發亟有吳門之虜斬馘殆盡杭州之虜貝勒云亡之語當事者深信不疑不虞其見罔也二十三日志葵復遣牌至許遣游擊蔡喬督兵協勦當事者議云新令

張維熙係清兵所署難與其守驅出城推明原任儒學訓導萬達攝縣事巡司俞尙德充捕官是日復有健兒四人持志葵牌至來文與原牌互異嚴鞠之供爲婁東諸生浦學浦嶠偽造將乘我不備襲取縣城旣得實立梟四人於市爾時聲勢岌岌人不自保然恃侯黃諸縉紳協力守城避難士民扶老攜幼而歸不絕干路城土揭白旗大書嘉定恢剿義師奈兵餉兩缺所仗惟城外鄉兵乃設計四布流言云清兵驅

百姓薙髮髮訖卽臨以白刃逼令自殺其妻子
籍爲兵使居前隊當矢石必無活理與其客死
他鄉何若集衆禦之可僥倖獲免也鄉民聞之
大震怖弱者終日鍵戶與妻子對泣强者斬木
揭竿擊金鼓集衆然百姓騷然不遑寧處矣因
念燒雉一事雖志葵首旣使非支益扇動其間
不至敗決如此且益在閣部史可法標下聽用
領帑銀五千兩南都破悉飽私橐衆欲取爲
義兵餉競往攻之勢如轟雷父子祖孫死者五

人悉斬其頭與明徵並頭懸城上頃之南翔獲
明徵妻子斬割屠戮一如明徵鎮中著族李氏
自世廟以來蟬聯不絕貢士李陟少有雋才知
名當世居干城聞南都破干勸農公署起鵠杜
傳籤巡吏與何凌虛等招集義兵號匡定軍議
干南翔諸富賈戶派出餉諸賈人皆銜之誅明
徵之夕陟方會飲南城聞變遽擲杯走犯夜南
湖里兒怪之妄言李氏潛通干敵有洪濱者暴
起諸生問阿附李氏爲衆所賤指爲奸細濱恐

匿李氏宅鎮中諸惡少羣擁之門陟與其從叔
抗之濱等對衆猶嫚罵自若里兒素憚李氏懼
事定後必正其罪因遂破其門直入無少長皆
殺之分投捕殺諸李赤其族各路聞風競相盤
詰路人單行稍涉疑似卽縛去亂鎗戮死棄尸
河中甚至一言忤意白刃驟加其人方欲置辨
身首已離窮鄉僻壤自相仇殺三四人聚黨拔
刃至人家往往滿門受戮遠近殺害無算時正
亢旱災威逼人道旁乞丐爭挾毒投井中以拒

鄉兵事露引頸受刃無一言莫知所使橋道扼
要處皆設廠晨夜共守雖五家之聚亦起鄉兵
以無餉故一再至城中卽絕跡不來當事者懼
張榜四門此後鄉兵來者集護國留皇光慶寺
中爲首一人入城領餉於是來者漸衆二十四
日成棟遣其弟統精騎數十奪路往婁東求救
涕泣與訣曰我軍成敗在此一舉汝不勝勿復
見我矣諸騎奮死衝殺一路搏戰至北門鄉兵
大集諸騎前後受敵以漸逼人倉橋街鄉兵兩

路夾攻將舉火焚之諸騎窘冒死突出鄉兵合圍殺獲五騎餘騎將過倉街諸王朱元亮出新炭數十隻熾火橋上用酒醋潑之橋石頓毀城上發火礮殺三人一馬連橋擊斷一人手撒佩刀被創死路旁蓋成棟弟也從騎急下馬取首級掛鞍後馳而東復返吳淞哭于路也曰我等皆高鎮勁兵自隨邢太太降後所過風靡嘉定縣何物蠻子來數日殺我副將六員幾日無援我軍生路絕矣成棟聞弟死日夜與諸副將相

對涕泣奈鄉兵本村農烏台初無將領乘輿一聚卽鳥獸散郊外無一人往來孤城蕩蕩僅存一白旂迎風招颭而已成棟于軍中選黠者二人去其辮作僧人服潛至城下偵得實歸報成棟舉手加額曰天也天也始謀身自率合婁東兵共破嘉定云爾時城中束手無策惟連請志葵星馳赴救時志葵已貳于義陽王以計脫其妻子遁歸雲間歛諸鄉哀暨富貴金建牙泖河矣許卽日遣游擊蔡喬率兵來援當事者大喜

用白旂大署游擊將軍蔡督令精兵十萬鄉兵三十萬刻日會剿云云冀聳動老營使爲內應募急足資至吳淞境上成棟謀者早伏近郊織悉畢知二十五日城中以書幣迎蔡喬干塗其兵不滿三百皆癱弱不振惟喬頗勇健使鍊簡重二十五斤差以可用所攜火藥糧儲在舟中求姑置城內自率兵營干城外議者皆曰宜許之被戰而勝軍資在我其心益固不勝留以爲質勢不敢棄我去峒曾淳耀等以喬素微賤心

不可保乃遣人饋問令泊舟南關外二十六日五更方遣入市羊豕祭旂傳令于東關外安營次第引舟前成棟遣諸將銜枚疾走已嚴陣以待蔡兵不知所措爭赴水奔逃追騎以鎗尖貫其胸若刺魚鼈喬向臥舟中間變驚其持鍊簡躍登岸步行衝陣頗有殺傷奪一馬乘之孤身獨戰力盡敗回清兵圍之數匝東關有徐福者奮力往救與喬俱死其兵初無紀律一時潰散峒曾淳耀等拔堞而望見喬敗惟連呼高皇

帝烈皇帝在天之靈慟哭相向而已成棟遣十餘騎若將薄城者城上連發大砲傷二人遂引去過新涇鎮縱火焚屋雞犬悉盡成棟至吳淞分遣步兵于月浦楊家行等處捉人剃頭且云助我破賊財物恣汝取之時吳淞老營已降順因沿村擄強壯益之兵勢復振二十九日成棟悉衆過東門迤邐以北當事者懸千金募人渡濠焚倉橋一帶民居成棟至婁塘扎營磚橋鄉兵預于鎮之東偏駕木爲高臺用作偵探出弓

箭手二十餘人立宣家墳鄉兵環集左右成棟使騎兵分左右翼首將中軍衝殺而前鄉兵力戰以步騎不敵死傷畧盡會日暮成棟吹螺收兵入村落淫殺無度取其雞豚夜縱飲不輟各村鎮猶傳 清兵自吳淞來一路爲鄉兵截殺所存不過十數騎今力竭勢窮願獻精金百鎰買路歸婁東矣未幾又傳二十三都鄉兵夜負豆葉一大捆于背伺 清兵熟睡入其營誘致羣馬驅之南騎兵恐獲罪逃逸者過半矣諸鄉

兵未諳兵勢爭裹糧礪兵而來嗣曾淳耀等親
自臨城勉以忠義言與洎俱人皆感奮因下令
諸鄉勇能鼓衆赴敵者每人先給白布二疋仍
每日頒折餉銀二錢有能得敵其首級者每顆
給銀十兩

七月初一日會兵磚橋東

不下十餘萬人排擠擁塞紛呶如聚蚊多適爲
累 清兵每戰必分左右翼鄉兵不識陣勢呼
爲蟹螯陣每發挑戰多不過十餘騎皆散落不

集一處諸鄉兵遙見兵出擁擠益甚手臂相摩
憂軋軋作聲淳耀聞事急呼其僚婿諸生徐文
蔚慰勉之使率西門鎮鄉兵疾馳赴救拜而送
之杭家村安亭鎮一小聚落也亦集衆赴義獨
揭一紅旂在前諸鄉兵因言紅旂者宜作前鋒
執旂者杭文若也其人曾習舉子業少年銳氣
率爾獨出其降人毛玉佩揮斬馬刀直前亂砍
殺騎兵二人戰良久復殺一人將奪其馬 清
兵攢稍刺之玉佩文若並死於陣西門鎮鄉兵

馮滿龐瑞許臣等猶奮死血戰大呼併力卒無
應者乃曳兵反走徐文蔚被殺 清兵乘勝直
前走者不知所爲相蹈藉而死抉眼流腸不計
其數前阻大河欲退無路殘兵競投戈赴水時
正溽暑數暴雨河水驟漲尸骸亂下一望無際
成棟大陳兵仗踞鄉兵所架高臺麾兵入鎮肆
行屠戮共殺一千七十三人虜去婦女無筭選
美婦室女數十人置宣氏宅慮有逃逸悉去衣
裙淫蠱毒雪不可名狀分部括取金帛滿載往

婁東城中猶訛傳鄉兵大捷戶派煮酒飯若干
以犒勝兵頃之間敗悉括城中老幼驅使上城
連日夜莫敢交睫於西東南北荒落處各設層
臺一座集衆守之因所獲奸細藏詩謎于衣領
間有女墻無樹不棲鸞之句疑于此處有內應
也是日東關外傳入成棟榜文有開門降誓不
殺一人之語或謂大勢已去諸公宜爲十萬生
靈計淳耀拂然推案痛哭峒曾錫眉等亦悲不
自勝取榜其裂之急遣人焚沿城一帶民居烟

嘉定府志卷之六
一六
煇張天累日夜不息于烈日中督促民夫搬運
磚石置城上莫敢暫休視城外一望曠蕩鄉兵
無一置者每近黃昏風景慘淡鬼聲啾啾城中
掩泊相視共知必死矣

清兵至婁塘

解甲韜戈寂然不動初三日會同婁東兵擁大
衆至盡銳攻城砲聲轟轟不絕守城百姓股栗
色變當事者懼分投慰勉曰我與爾曹室家婦
子盡在是少有蹉跌萬家同命矣百姓哭應曰

諾復懸重賞募人渡濠焚西關外河南一帶民
居莫肯應先是錢令去時開庫盡給羣胥軍器
火葯惟人所取四門城樓扇鎖甚堅尙有存者
鄉兵至乃悉取之至是徒手應敵而已嘉定本
徒城嘉隆間倭奴屢攻不能克自邑令楊旦築
磚城最稱完固 清兵發大礮衝之頽落不過
數版乃多昇板扉至東北城下以禦矢石使數
十人伏其下穿大穴腰間各繫長繩有死者卽
牽去復用壯丁補之穴遂透諸生馬元調侯元

演元潔等督民夫急用金汁灰瓶盡力防禦陷
處下巨木塞之 清兵乃佯攻東門潛遣卒至
北門欲從水竇入城中復連下大石不能克是
夕有赤氣起于北方俄變成黑其長亘天守俾
者喧傳有神人披髮仗劍立馬雲霧中皆曰元
武神也望空羅拜曰神人相助我屬無患矣然
瞰城下兵益衆攻益力舉砲益繁終夜震撼地
裂天崩砲硝鉛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嬰兒
婦女狼奔鼠竄雖至窮苦必以一簪一珥繫肘

間曰此買命錢也捱至初四日五更大雨守城
百姓露立三晝夜兩眼溼爛瞠欲仆復遇暴
雨舉體沾濕食飲紀絕不能自支漸有去者時
當事者與諸孝廉青衿悉仗劍立雨中見守城
者將散大驚分投勸勉然不能禁矣 清兵見
守城者漸弛攻愈急多縛軟梯至城下一將以
大桌覆其面躡梯而上勢如飛鳥城上磚石如
雨悉中桌上一躍而登遂斧斷東關縱兵大入
峒曾猶坐城樓指麾曰若二子侍遠呼曰事急

矣何以爲計答曰有死而已復何言所恨者枉
送一城百姓耳語未竟守陴者而過大呼城已
破峒曾急呼二子去不從復大聲訶之走數步
復還峒曾怒叱曰我死國事分也祖母在若輩
應代我奉事戀我何爲二子慟哭而去至孩兒
橋皆被殺峒曾溺宣家池不死立水中歎曰人
死亦大難事欲顧見一伍百乃其兵憲時隸也
隨峒曾在城因使抑其首冀得速死隸泣不從
固命之乃兩手抑其首入水啾啾有聲復不死

爲 清兵引出斬之競奪其獻首之成棟梟示
四門一日復懸門左旂竿上大署逆官侯峒曾
首級示衆初六日 清兵棄城去繩絕墮地眼
鼻已潰鬚髮猶赫然可辨國子生朱之熙識急
捧歸篋送厥頭里覓尸身不得其僕哭于路曰
主君殉難時下體着黃紗褲用綠絲帶結襪有
童子指之知其處驗之良是得就木若有神助
云方城破時西門尙未有兵城中男婦悉西走
街路俱有亂石走塞顛頓得達號哭求啟關淳

耀堅握鎖鑰不應其同榜進士王泰際適至爲
百姓請命語甚哀懇不從復以年誼動之淳耀
大怒曰若欲獻城請自爲之我頃刻死人不顧
年誼矣泰際急走南門縋城逸去俄聞城破方
聽啟關城門爲巨石堵塞僅容一人往來然鼠
竄而出者尙數十人及清兵至悉從屋上奔
馳通行無碍難民在下者反阻絕不得路悉投
河死水爲不流淳耀兄弟知事不可爲方下城
遇其紀綱僕急問我父安在謬應曰死亂兵矣

淳耀痛哭仆地不能起時大雨滂甚淵耀自控
一馬至趨淳耀及乘至一庵乃平日與其同年
友陳倣讀書處也主僧毫無等者尙在獻茶際
茶畢諭事無等曰大師急避某兄弟從此辭矣
因起鍵戶取筆書云遺臣黃淳耀于弘光元年
七月初四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
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
耿耿不滅此心而已異日寇氣復靖中華士庶
再見天日論其世者尙知予心書罷顧視淵耀

已赫然梁間矣淳耀仰屋而歎遂縊其側初淳
耀精心理學千書無所不窺著述甚富既連撥
魏科布衣徒步不異秀才時嚴勅家人勿預外
事居常鬱鬱恨所志不遂自國變益復無聊淵
耀每譬解之一日淵耀自外入見幼弟戲于庭
撫其背曰六郎汝豎子何知國事至此汝大兄
必死節兄死我不忍獨生汝將來未知流落何
處尙爾嬉笑耶時 清兵未至衆人詫爲不祥
至是果驗云

明張孝廉錫眉守南城度必破死之

於六月二十六日先作絕命詞大書袴上云我
生不辰僑居茲里路遠宗親邈隔同氣與城存
亡死亦爲義後之君子不我遐棄及聞城破謂
其友曰宜速死對曰城破之原不由我輩空死
何爲君若獨斷于心無所不可錫眉先驅妾入
水方自溺龔教諭用圓抱其兄邑諸生用廣大
慟相謂曰我祖父清白自天已歷三世今日苟
且圖存何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因其溺兩尸浮

出水面猶握手不解其弟邑諸生用厚攜妻子
出避尊自溺蓋兄弟三人同殉云城之被破在
東關北偏第一鋪成棟尚在東關外小武當廟
中辰刻乃開門入下令屠城約聞一砲兵丁遂
得肆其殺戮家至戶到小街僻巷無不窮搜亂
葦叢棘必用槍亂攪知無人然後已兵丁每遇
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人悉取腰纏奉之意滿
方釋遇他兵脅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至
物盡則殺故僵口滿路皆傷痕遍體此屢砍使

然非一人所致也予隣人偶匿叢篠中得免親
見殺人情狀初砍一刀大呼都爺饒命至第二
刀其聲漸微已後雖亂砍寂然不動刀聲剗然
遍于遠近乞命之聲嘈雜如市所殺不可數計
其懸梁者投井者斷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
足猶動者骨肉狼籍彌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
下數千人三日後自西關至葛隆鎮浮齒滿河
舟行無下篙處白膏浮于水面岔起數分婦女
寢陋者一見輒殺大家閨彥及民間婦女有美

色者皆生虜白晝于街坊當衆奸淫恬不知愧
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于板仍逼淫之嘉
定風俗雅重婦節慘死者無數然亂軍中姓氏
不聞矣初六日成棟拘集民船裝載金帛子女
及牛馬羊豕等物三百餘艘往婁東財物木棉
悉委棄不取初十日後士民倖脫者始絡繹入
成見室家零落里井蕭然無不放聲大哭十四
日城內外喧傳明大將左良玉已復南都 清
將李成棟等俱遜歸揚州或云成棟悉輩金寶

置高郵州俟秋高後復謀大舉今崑嘉雖被戮
清兵業已解散爾時人心惶惶聽不根語莫
敢寧居二十三日江東朱瑛自稱游擊將軍率
五十人入縣行牌督百姓守城莫肯應諸生張
有光自郡歸從衆薙髮過察院前見門啟偶入
閑觀朱瑛立使人縛之叱使北面詭數其罪戮
之于市民間競傳明兵至瑛出西門就護國寺
給已經薙髮者免死碑百姓爭取之葛隆鎮外
岡馬六楊豕行等鎮鄉兵復聚遇薙髮者輒亂

殺因沿路燒劫烟焰四起遠近聞風護髮益堅
有徐元吉者明吳淞所諸生徐鳴鹿之子向爲
本鎮中軍成棟使署坐營把總事嘉定破每丁
一名勒令納細衣五領銅錫器五件積貲臣萬
以薙髮爲名曰出行劫割人于啖人心肝動以
百計雖遇親戚朋友無所擇其父鳴鹿素長厚
每聞元吉殺人輒仰天大號元吉怒毒殺滋甚
與朱香曹壽趙五哈百章等分部殺掠數十里
內草木朱殷時城中無主積尸成坵惟三四僧

人于被焚處撤取屋木聚口焚之民間炊烟斷
絕忽婁東浦嶠率兵至有郭元者街市細民也
不勝憤登城數之曰浦六我嘉興太倉一水之
隔嘉定被屠未出十日汝人面獸心公然來作
賊剝取煨燼狗鼠不食汝餘汝速去不去將磔
汝于市嶠掩面反走歸愬成棟曰嘉定恃其囂
頑將復叛矣成棟怒二十四日遣婁東降將萬
國昌等率兵至葛隆鎮屯織女廟本鎮劉教王
憲等集衆得千餘人椎牛共盟誓不反願因會

嘉定原址繪略
據縣治作令自念本婁東人距嘉定不四十里
與嘉人士素通聲氣非刑殺無以示威于是邑
諸生朱衷恂以留髮故梟首東門諸生婁復聞
嶂友也于南門外被縛尙呼嶂字曰浦君屏我
好友釋我當厚報語未脫口并其妻子及娣及
外甥悉斬首婁氏血脉遂絕遺民重足而立嶂
乃安意肆志發兵入村落打糧鄉里男婦悉用
亂草蒙頭伏水中以避害益數十里無寧居者
嶂日夜與其鄉里兵丁共分財帛并括取木棉

器物滿載婁東于是邑中貧富悉盡未踰年
清部院廉知嶂罪下郡獄受笞無數旋伏誅嗚
呼孰謂天道遠哉初成棟至吳淞明百戶哈伯
章首獻軍器火藥三科武舉馮嘉猷獻吳淞遠
近地形本所攻圍守禦之法及成棟攻淞松江
府以嘉猷置吳淞總鎮事嘉猷于地方所多所
寬貸遠近百姓甚倚之惟徐元吉甚肆荼毒嘉
猷反憚之原任陸營把總吳之蕃者父斗南于
崇禎朝奉命討流賊死事之蕃常自謂忠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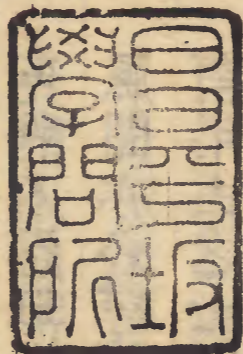
門聞手下百戶降怒曰奴輩皆世賊降何容易
俟大明兵得汝定當抉汝眼剖汝腹鑿汝筋抽
汝骨今日且莫喜也

八月十六日把總吳之蕃起兵江東被獲死之
之蕃于江東起兵至吳項橋登岸嘉猷聞報聚
老營兵涕泣曰汝曹聞之蕃前日語耶粹有不
利我汝與皆碎首矣老營兵踴躍用命先遣人
焚之蕃舟之蕃兵皆烏合見火起一時潰散之
蕃連殺數人不能定呼天哭曰我父子並死王

事分也所恨心力殫盡得起義師未戰而潰我
自弗瞑矣于是挺鎗欲赴鬪死居民汪三素與
相識以好言誘之陰謀竄取之蕃素抗直不疑
與同行至水旁三忽推之墮水爲所擒嘉猷兵
呼之蕃及其父祖名大罵以所得首級懸其項
困辱萬端嘉猷大陳鼓吹取花紅羊酒犒得勝
兵卽于其地縛之蕃推入陷車競指罵曰吳之
蕃之本吳淞牧兒僥倖得一官何足指數敢作
此事豈非沒福之蕃大笑罵曰奴輩自謂得福

我懼滅門不久乃是禍徐元吉瞋目顧之之蕃
復罵曰我朝廷世臣父子忠節汝曹逆賊狗彘
所不食何敢以面目向人元吉以糞穢塞其口
之蕃唾而大罵解郡城殺之遠近始薙髮稱
大清順民云是役也城內外死者二萬餘人縉
紳則有侯峒曾黃淳耀龔用圓李廉張錫眉貢
士則王雲程青衿則黃淵耀等七十八人其時
孝子慈孫貞夫烈婦才子佳人橫罹鋒鏑尚不
可勝計設縣以來絕無僅有之異變也予目擊

冤酷不忍無記事非灼見不敢增飾一語聞涉
風聞亦必尋訪舊衆口相符然後筆之於簡後
有弔古之士哭冤魂于悽風慘月之下者庶幾
得以考信也夫



天保癸卯

易經卷之...

三

